

身体之维：体育运动的历史嬗变

马祥海¹，宋玉红²，程卫波¹

(1.鲁东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2.聊城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身体是铭写着历史的样本，同样也是一条考察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线索。在人类生存的场域中，身体不断地发生着嬗变，由蔑视身体的规训状态，遮蔽身体的遗忘状态到尊重身体的凸现状态。与之相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也经历了从身心二元对立的客体化式体育、身心二元对立的主体化式体育到身心统一的生命化式体育的嬗变。

关键词：体育运动；体育文化；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8)08-0016-03

Body dimension: historical transmutation of sports

MA Xiang-hai¹, SONG Yu-hong², CHENG Wei-bo¹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body is a specimen engraved with history, also an important clew for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erritories where human beings exist, the human body has been constantly transmuting, from the disciplinary state of body defying, to the forgotten state of body covering, and to the revealing state of body respecting.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transmutation from body and mind dualistically opposite object generalized sports, to body and mind dualistically opposite subject generalized sports, and to body and mind unified life imitated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sports culture; western philosophy

当前身体已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焦点。身体之于体育绝不仅仅是工具化的“载体”和“中介”，身体本身是身心的统一，深烙着文化的印迹。毋庸置疑，人总是作为身体而存在，活着就无法摆脱那一具血肉之躯。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身体不止是生理层面的血肉身躯，还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所建构而成的文化存在。一般而言，体育作为身体最直接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身体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此由身体出发来探讨体育运动的历史嬗变，是考察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线索。

1 身心二元对立的客体化式体育：规训、压制状态中的身体

将“身体”作为理论思考的重心是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自苏格拉底以来，就已隐约呈

现出身心二元论的格局。到柏拉图时代，这种身心的分化与对立在其惯常采用的对话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在柏拉图看来，灵魂与肉体是可以分离而且应当是分离的。对灵魂来说，身体是它牢不可破的枷锁与监狱，“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他的生活就会变得铺张浪费，纵情酒色和放荡不羁。”^[1]欲望、情感、冲动都源于身体，这些都无疑构成了对灵魂的侵蚀，阻碍了灵魂的升越。由此可见，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理性与感性的对立，知性精神与感官欲望之间的冲突，成为柏拉图哲学思想中一种最基本的理论设定。正是从柏拉图开始，身心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一种哲学中的理论传统。这种传统对后世体育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希腊体育作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这些古朴思想至今亦熠熠生辉。然而，在当时身

心二元对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传统中，古希腊体育亦走不出哲学文化设置的藩篱。众所周知，古希腊人对体育的最初狂热是缘于战争的需要。地处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半岛虽然风光旖旎、气候宜人，但土地却很贫瘠，资源也匮乏^[2]。居住在此的不同族群，为了争夺半岛的统治权，对儿童从小就进行极其艰苦严厉的磨炼，培养他们忍冻受饿的能力。但是，“斯巴达人的体育既不注重发展身体的健康，也不注重发展人体美，更不注意身体的全面发展，一味强调军事的效果”。这也养成了他们保守、狭隘、孤傲的性格，强壮的体格与简单的头脑相结合，造成了畸形发展的人民，这使得他们即使有体育优势也不能继续保持下去^[3]。因此，此时的体育并没有建立在对本真身体充分尊重前提下的挑战和超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身体客体化成工具，锻炼、规训它，以获得人们对它的认可和青睐。当时的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盛会，近似宗教迷狂的体育运动除了显示人的力量的伟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和平的向往。健康魅力的身体背后隐藏着强大的原始情绪，显然，身体在这里承担的是客体化式的工具性价值。规训、压制的身体将成为以后漫长历史时期内，身心二元对立的客体化式体育赖以生存的前提。由此可见，古希腊的体育并不是体育发展的范本和理性状态，作为新世纪的人们应该对此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2 身心二元对立的主体化式体育：放逐、遗忘状态中的身体

从17世纪开始，神圣的上帝进入了它日渐衰落的黄昏，世俗景观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4]。作为人存在的本原样态的身体也由此走出了神学的禁锢，获得了短暂的解放，这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对身体的讴歌和赞美中可窥见一二。在“掷铁饼者”等经典体育雕塑中，人们看重宽敞的胸膛，灵活而强壮的颈脖，在脊骨四周或凹陷或隆起的肌肉，结实有力的胳膊，弹性十足的双腿。这些雕塑是一种极富感召力的符号，运动的身体表述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但是，这种境况并没有获得长久的关注和发展，身体摆脱了规训、压制，但并没有获得激情洋溢的自我解放。我们知道，自从笛卡尔时代来临以后，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证，科学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基督教退守着自己日渐缩小的地盘。这时的身体，不再被刻意地规训、压制，在主体性一步步地摆脱上帝的过程中，身体被逐渐放逐和遗忘。

这一切，过渡移植到体育运动那里，就是体育大多表现为对身体的控制和拒斥。在当时人们的眼里，

参与体育运动被视为一件蠢事，而否定身体竟成了体育的目的。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昭示的是：纯粹、冷静、客观、中立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使身心二元的对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体育不可避免地再次遭到冷却和遗弃。

3 身心统一的生命化式体育：凸现状态中的身体

3.1 身体的觉醒：自尼采以来

从尼采开始，感性的身体逐渐取代了理性的主体，成为人的核心问题，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传统观念。此后经梅洛·庞蒂、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大力推进，身体与灵魂二元对立的传统逐渐消解，曾经显赫一时的理性主体日渐式微，身体话语逐渐凸现。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提到哲学显著位置的哲学家。面对处于压制与规训、放逐与遗忘中的身体，尼采首先吹响了身体的号角，世界不再与身体无关，世界正是身体和权力意志的产品。在他看来，“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具令人惊异的思想，对身体的信仰始终生于对精神的信仰。”^[5]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世界的价值进行重新解释、估价和透视。身体在这里成了检验知识和真理的标准，它霸道地主宰着人的伦理、知识和生活领域。“身体不再是一个可悲的听凭观念驱使的被动机器，也不再是一个驯服管制的令人恼火的捣蛋怪物。他不再沉默、冷淡、无动于衷，不再被忽视，被打入冷宫，被注入另册”^[6]。可见，在尼采这里认为，身体和生命没有根本的差异，二者都充满着积极、活跃、自我升腾的力量。尼采正是要将这种肯定的力量激活：强健、有力、充盈、高扬、攀升，让身体自我嬉戏和生成。

在尼采之后，身体在哲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福柯和德勒兹从不同方面发挥了尼采的身体哲学理论，而德勒兹对尼采的运用更为忠实。在尼采和德勒兹这里，身体更多是主动性的，身体具有某种改变和估价一切的力量。但在福柯看来，身体更多是被动性的，它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消极但又敏感地铭记、反射世界。尽管如此，无论是福柯还是德勒兹都持有这样一种身体观：身体充斥着欲望、能量和意志，或者说，他就是欲望、能量和意志本身。福柯表明了这种欲望与能量是怎样遭到紧闭的，而德勒兹则表明了这种欲望与能量是如何摧毁这种紧闭的”^[6]。由此可见，福柯和德勒兹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身体在哲学中的颠覆性作用。在他们的哲学里，社会的各种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都是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7]。

翻身后的身体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身体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由边缘到中心、由低调到张扬,渐渐渗入了经济、政治、文艺、教育、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了各项理论中的基本元素和重要维度,当然体育也包含在其中^[6]。

3.2 身心走向统一:生命化式体育对身体的理性关照

尼采、福柯、德勒兹等人的身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身体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们过多地关注身体的解放和能指,力图以此克制心灵对身体的压制,主张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是人自我的标志和存在依据。因而,具体存在的人在他們那里也同样遭到了肢解,只不过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前人是遗弃身体、只关注心灵,而他们是只彰显身体,而放逐心灵。体现在体育上就是世界纪录不断被刷新,同时各种违反伦理道德的行径也在屡屡上演^[9]。由此可见,尼采、福柯、德勒兹等人的主张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仅仅是从传统二元论的一端(灵魂)走向另一端(身体),忽视了人作为整体的存在。既然如此,那么人作为整体的生命存在,始于何时呢?自叔本华以后,生命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特别是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使世人对人的生命的研究已不仅仅停留在纯生物的含义上,而上升到具有本体色彩的哲学意义上,于是生命的概念与意义逐渐凸显出来。人是一个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本原的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身体)和精神生命(心灵)的统一体。舍弃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不完整的^[10]。翻开体育史我们不难看到,不管是古代身心二元对立的客体化式体育,还是近代身心二元对立的主体化式体育,都在不同程度地戕害着人们的身心。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身体在经历了蔑视的规训状态和遮蔽的遗忘状态之后,终于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现代体育,就是在深刻反思以前体育(压制和缺失身体的体育)的前提下,而提出的一种生活化的、人性化的生命化式体育。所谓生命化式体育,简言之就是以人的生命为终极基础的体育。它基于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促进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质量。它把每个人视为身体与心灵的凝结体,通过体育运动,激活身体的灵性、安抚躁动的心灵、关照生命的内涵,使人健康、快乐、诗意地生存着。关于这一点,在《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就有明确阐述:“现代体育运动并不局限于人体的幸福、健康,还有助于人的充分平衡的发展。”因此,要

“寻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11]。生命化式体育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肌肉群的活动,更是情感的流淌和智慧的显现。

在有关体育的理论体系中,身体是具有内核性的问题。体育如何观照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着体育的未来走向问题。通过回顾和梳理体育运动的历史嬗变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身体和心灵结合和交融日益受到重视。体育作为人类自然生命(身体)的延续与发展以及精神生命(心灵)的充盈与提升的需要,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的产物。在此种意义上,体育就是人探索生命意义、提升生命质量的理性反应。

参考文献:

- [1] 张之沧. 论身体教育的迫切性[J]. 体育与科学, 2005, 26(4): 7-10.
- [2] 谢光前. 古希腊体育与身体意识的觉醒[J]. 体育学刊, 2006, 13(2): 79-80.
- [3] 曹孚. 外国古代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93-102.
- [4] 汪民安, 陈永国.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5-6.
- [5] 尼采. 权利意志[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37-38.
- [6] 汪民安.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117-126.
- [7] 汪民安, 陈永国. 身体转向[J]. 外国文学, 2004, 25(1): 36-44.
- [8] 刘媛媛, 李娇天, 王大安. 身体之维——以全新视角审视球场观众暴力现象[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7): 30-31.
- [9] 毕明军. 身心观与体育运动[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10-11.
- [10] 冯建军. 生命与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8-10.
- [11] 刘次林. 论身心统一的体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 5(4): 28-29.

[编辑: 李寿荣]